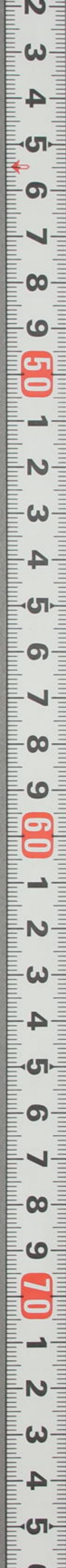


通志臺經解

仁12
1411
134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八

後學成德

三三 兌下 震上

伊川先生曰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為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一元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一作說

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歸妹為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為女歸之象又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為歸妹也易傳

歸妹征凶无攸利

伊川先生曰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易傳橫渠先生曰歸妹與革均是澤為大卦義不相干故革具

一四德而歸妹初不言德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歸者女子之嫁也妹言少女也少女從長男非正之道樂於自進則凶也何所利哉卦辭言征凶者獨歸妹一卦然而非樂於自進亦无凶矣王輔嗣以歸妹為娣媵故其言曰雖與長男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孔子因之曰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誤矣娣媵謂之媵非歸也夫子言天地之大義謂夫婦也娣媵豈能具此義哉諸爻言娣義自不同輔嗣以初九有歸妹以娣之辭故誤以妹為娣媵耳六五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孔子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以見妹稱君而娣為媵矣易說

新安朱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

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義本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伊川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為女歸之象○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說以動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柔乘剛不惟位不當也又有乘剛

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此字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此字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一有凶也並
傳

橫渠先生曰泰之九三進而在四六四降而在三故曰天地之大義也然泰道將終征將為否故曰凶○妹者是少女之稱也對長男而言之故言少女先儒為姪娣之義於卦不見於爻辭則有君與娣之稱長男而與長女是人之常也少女而與少男是人之感也說以動須是歸妹聖人直是盡人情○三五皆乘剛必退反乃吉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歸妹配不敵也妹少女之稱女弟謂之妹亦少女也古之諸侯娶女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即歸妹之義也姪娣尚幼則待年於父母之國其少可知也女子之色有時而衰少者以繼長者以退所以待其君子之有始終也少女之配長男配雖不敵說以動也陰陽皆不當位則嫡媵之分不明柔乘剛則姪娣之寵正於女君故征凶无攸利也大臣不_以而近臣用事大賢不足而小賢獲用皆歸妹之義也

白雲郭氏曰有乾坤則有六子有天地則有男女夫婦天地夫婦之義一也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柔以歸妹為天地之大義蓋主夫婦生化之道而言也歸妹人之終始者夫婦生化之道終則有始猶天地之无窮也說以動所歸妹者孔子先言

女嫁皆曰歸至此論歸妹之卦所以征凶无攸利也關雎之義樂得淑女蓋以德為主而此長男以所歸者妹遂說以動則不以德矣彼既不以德而說此又不以德而進是以征凶位不當者卦爻皆不當位是以有不以德進者矣以少女而歸長男非以柔乘剛而何宜其无攸利也或謂少女說而動如此則去淫奔不遠矣孔子曰說以動所歸妹也觀此則說動者男也

漢上朱氏曰諸卦先釋卦名此柔先言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者明夫婦之道原於天地重人倫之本也歸妹自泰來三之四為震四之三為兌天地相交而成坎離坎離者天地之用也天地以坎離交陰陽陰陽之義配日月乾天也乾納甲壬坤地也坤納乙癸離日也坎月也故觀月知日觀日月而知天地以一月論之日遲月

速東西相望震兌也月至於晦則自東而北乃與日會
東乙也北癸也消乙入癸會於乾壬壬癸北方氣之所
歸十有二會萬物畢昌而月復見於震兌矣故曰歸妹
者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天地交而後
有震震者天地之始交萬物興之時也夫坤終乙癸則
乾始震庚終者乾終於坤也前者以是終也始者坤終
而乾始也後者以是始也夫婦始終之際也父命子而
醮之代父之道終之也婿受女于主人人道之始始之
也終始相續化生无窮是也月晦生自震而兌之象故
曰夫婦者人之終始也此以三四相易言歸妹之義也
九三六四正也三四相易而天地各得其宜義也故曰
天地之大義也諸儒以爻位不當謂所歸之妹為姪娣
誤也爻變矣乃有姪娣之象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

而嫁故所歸以妹言之妹少女也男說女以動者以真
所歸者妹也說少女者人之情慕少艾也乾上交坤坤
下交乾震兌相交以說而動與咸同意故曰說以動所
歸妹也言歸則兌女在內從震夫之外矣此合兩體而
言歸妹之義也婚姻之禮陰陽交際天地之大義也故
三四皆不當位退而各復其所乃吉六之四九之三征
也征而不已必凶古者昏禮冕而親迎婿御婦車男下
女也婿乘其車待於門外女從男也男下女則天地之
義明女從男則天地之位定是以位雖不當而无征凶
斯道之並行所以不偏廢歟若以說而動所履不正其
凶必矣氓是也故曰征凶位不當也六三六五柔也九
二九四剛也以柔乘剛則其柔日長剛為柔所乘則其
剛日消夫弱婦強不能正室必至於夫妻反目其道不

可以推行矣三不利於內四不利於外故曰无攸利此以中文言說以動之戒也在卦氣為霜降故太玄準之以內易傳

新安朱氏曰歸妹至萬物不與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說以動又以卦德言之柔乘剛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惟若此卦則不得其

正也本義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為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

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異而動靜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有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永常理之終知人情之敝易說

藍田呂氏曰雷在澤上資澤之氣以震動萬物長男資少女之氣以廣嗣續君子慮其所終稽其所敝故始娶必歸妹也

白雲郭氏曰衛人作氓詩蓋言男女无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此所謂男女不終之敝也歸妹之義雖非奔誘然以長說少志在容色失夫婦之大義其去

奔誘不遠矣是以君子於此欲思永終偕老之道而戒不終之敝也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所謂永終者如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震雷也為東方兌澤也為西方天運八月東方如西方澤上有雷也為男下女之象二月西方如東方澤中有雷也為女從男之象始於下女終於從男天地之正未始有敝也故嫁娶者法之然人之於夫婦不能如震兌相從久而不息者何哉不能正其初也說少而動衰則棄之其能永終乎君子知其然必謹於夫婦之際下之者有義率之者有禮而其初正其初正則其未必正故永終而无敝歸妹初九上六之義也坎離合為知知敝者其唯九四君子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

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本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伊川先生曰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一作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陽有賢一作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一無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陽處於上不可不隨故征吉以兌應震合卦之義常道也爻為陽故能履非匹故跛易說

藍田呂氏曰剛柔之象男剛而女柔男女均則長剛而少柔姪娣均少女也娣長而姪少初九以剛居歸妹之始先娣而後姪合常道也故曰歸妹以娣以少女配長男其配不敵然理之所不得不行如足跛偏任不得已而行故曰跛能履以娣承嫡以姪承娣長少相承有序所以成家故吉

白雲郭氏曰初在下賤者之位也上无正應无所歸焉娣之象也自无所歸因人之歸而為娣媵故言歸妹以娣也跛能履者娣雖非正亦足以有行猶跛者之能履也故進而位其君則吉恒者可久之道也娣媵古之道非妄為也故可久吉相承者言娣以進而承君為吉也漢上朱氏曰三兌者震所歸之妹也初在三後无應三以巽下之初九自卑而進說以從之歸妹以娣也三下

初成巽初九

震有雷風相與之象恒也姪巽而娣說

動故能歸妹

娣如有嫡不以其媵備數豈能以娣哉

初九正進之從三又正能恒者也故曰歸妹以娣以恒也震為足兌折其左跛也跛者不足以行而從三則有應可行跛能履也跛能履故征吉征以正行也正則吉所以吉者以從三而承四四震夫道也三承四初又從三相與以承內事相承也是以吉

新安朱氏曰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恒謂有常久之

德義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陽剛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有

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
雖一作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
 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
 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
 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五无此利
 言宜於如是之貞贞字非不足而為之戒也○守其幽
 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
 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震動乎上雖匹而不至所以眇陽中故能視
 不援上幽人之正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九二一卦之中獨與六五應遠而相應如
 視也雖有剛中居陰處內不在尊位故不可與有明如
 眇能視也不可與有明則不可與有為靜而守中不變

其常所以利幽人之貞

白雲郭氏曰九二剛中賢女也長男說少艾而動則夫
 之非賢可知矣女從男者也夫之不賢女不能制也一
 賢一否眇之象也眇而能視以見九二之獨賢也然夫
 之不賢豈可變常而從之哉守其幽獨之操不為不賢
 之人奪其志可謂女子之貞者矣斯其所以為利也故
 曰利幽人之貞九二蓋能獲其利者非才不足而戒之
 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九二離為目兌毀其右眇也眇者不足以
 明然二有應之五能視也女待男而行六五未下二二
 以剛中自持處內而不動不足以明也有眇之象初動
 而二不動在坎中坎為隱伏二貞於五處內而說為幽
 人幽人者女在窈窕幽閑之中五下之則二行復成兌

女自若也故利幽人之貞利幽人之貞者五下之而後

兌變坤為常此爻无娣象故以女子守常為義

易傳

新安朱氏曰眇能視承上交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

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

大成內助之功故為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

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義本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止應故

為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

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一作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

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

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

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未當者其處其德其

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三陰本彙征在上今六三反下而為兌故曰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女當待年於家今待年夫家而反歸

故曰未當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未當進故反歸以須九四當進而未

進故遲以愆期六三以陰居陽位既不當无退避之意

上无正應復不得其所欲反歸待年以娣而行者也

白雲郭氏曰六三之女不正也不正之女人之所棄故

難其歸而有待也雖有待而終難其歸固不若反歸妹

之義而從娣媵之事也未當者居位未當是以不能有

所歸而待也下卦唯九二得中有歸妹之象初居下位

三失正德故為娣媵義殊不同而謂一卦皆為娣媵之

象則非也娣媵非天地大義安足以盡歸妹之象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至五體需需須也須待也初從三得應
二與五應三獨无應須也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
織女三星天女也陸震曰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則須為
賤女可知蓋二應五已行矣三往无應而猶須之女之
彊顏而不見售者也故曰歸妹以須夫女之可貴者為
其正也順也動以理也六三居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
上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而歸動非理也上无應
无受之者也如其賤矣故曰未當也易傳曰未當者
言其處其德其求歸之理皆未當故无取之反歸以娣
何也女謂嫁曰歸自内之外也三本泰之四爻三无所
適反歸於四則得正其應在初初正也娣之位也諸娣
從婦同行者也故應初乃有以娣之意魯春姜之女三
往三逐春姜召其女留之三年乃復嫁之率知為人婦

鈴閣

之道春姜知反歸以娣之義也六三既曰所歸之妹又
曰須何也自變卦言泰四之三成兌兌者震所歸之妹
也自爻位言之二往歸五矣三无所歸須也故曰曲而

當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
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

曰須女之賤者本義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
為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
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
乃為有時蓋自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
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也一有以无應悔一作故為愆

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四當速交而為泰今獨後者三有所待也

故曰愆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之與四其不當相似而辭有不同何哉

蓋六三以柔剋剛又為過中而九四以剛用柔有未中

之義是其所以不同也以其不當无應亦不免愆期有

待而已其歸終有時故无反歸之事象言有待而行者

行如詩言女子有行是也又以見所以愆期者在我有

所待非人不求之也以是知過中與未中用剛與用柔

其不同如此所以繫辭言三多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為中女九四居上體女貴高之象九剛

明而守柔靜女之賢者也六五歸妹九二往從之而九

四不行成兌兌正秋是以愆期女歸以仲春為期秋不

行愆期也四本泰之九三六四以坎男下之而後三之

四成震女以外歸震仲春也遲歸以時也觀九四待坎

男下之得仲春而後行則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

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本義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

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

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

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

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
 娣媵者以容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
 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
 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
 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
 道也○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
 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
 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歸妹交泰之事備矣與泰六五同又於此見
 聖人為之戒也以其貴行故戒其滿以幾望一作又於此見
 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歸妹之時以柔處尊少女之至貴者
 如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也天子之女雖以貴行以為

女君則不如其娣歸妹之時娣受寵也袂所以承君手
 言寵之也月幾望吉陰雖盛而不敢盈能退下而无疾
 妬之心故吉

白雲郭氏曰六五以柔居尊得謙下之道故為帝乙歸
 妹與泰之六五同意此王姬下嫁之象帝而稱乙亦言
 其謙柔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君謂妹也妹
 以德自飾不以服飾為事故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詩序
 言王姬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
 雖之德則詩人所美者係乎肅雖之德不獨取於車服
 也月幾望者不自滿假之意也其娣袂良猶能謙下而
 无嫉妒之心蓋樛木逮下之義也帝乙歸妹下於其夫
 也月幾望下於其娣也夫如是吉孰大焉故樛木之詩
 每章必以福履終之是亦月幾望而繼以吉之義也月

陰類也小畜上九曰婦貞厲月幾望則月為女子之象矣其位居中以貴行者天下未有不得中而能謙下於人者六五之位在中也以尊歸卑是為以貴行也惟在中故能不失貴行之義聖人之意尚德而已

易說

漢上朱氏曰女以外為歸五君位九二兌女歸五乾天為帝兌少女自長男觀之為妹帝乙歸妹也歸妹自泰變故六五同象子夏曰湯之嫁妹也五坤居君位嫡夫人小君位也袂衣褻手飾也所以為禮容二乾為衣離為文章二之五離毀變坎成兌坎為水兌有伏艮為手小君之袂无文而加澣濯之象初九娣之位乾兌伏艮為衣袂而初九不動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為小君如是善矣良至善也乾美為良貴女之歸惟以謙降從禮為尊高之德不以容飾為說故曰帝乙歸妹不如

其娣之袂良也九二下也何以為帝女之象以其所歸之位有五而二以貴行也五位在中二亦中也貴者陽也古者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以貴行也不謙降從禮則元而失中不稱其位矣譬之天道月幾望矣其可盈乎坎月在震東離日在兌西日月相望陰之盈也二之五坎離象毀月幾望也月幾望而不盈則不亢其夫故吉不然凶之道也夫消長之理陽消則陰生故日下而月西見陰盛則敵陽故既望則月東出婦道已盛聖人於此深慮之後世猶有以列侯奉事舅姑通問盈滿之禍可勝言哉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元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以貴行謂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義本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
筐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
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筐
筐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菹醢一作醢之類后夫
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婦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
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筐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
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
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
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矣一字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
所往而利哉○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
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无

終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六與六三皆陰故士女无實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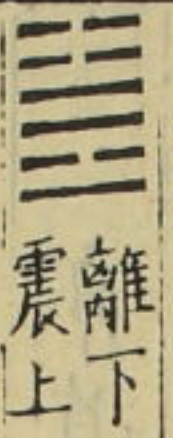
白雲郭氏曰上六居一卦之極失謙下之義无以奉祭
祀則非夫婦之道矣故稱女士焉未嫁曰女未娶曰士
筐所以載實也承筐无實失婦道也禮云血祭盛氣也
親割牲而无血失夫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所利哉是
以夫婦之道有不能永終者以此聖人貴其知敝故夫
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言无實无血无攸利於上六之爻
皆不能永終之敝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震為竹上六坤動為方竹器而方筐也六
三兌女之上陰虛无實承虛筐也三兌為羊四坎為血
上動之三坎毀兌見兌為刑殺士刲羊无血也祭祀之
禮主人割牲而主婦佐之房中牲體在俎乃設兩副而

芼之女承虛筐者以士刳羊无血无以為筐之實也故
 史曰士刳羊亦无血也女承筐亦无貺也无血則无
 以貺女矣何以奉祭祀哉震兌夫婦也而曰士女言夫
 婦之道不成也女不得其所承矣退而歸三三亦失位
 无攸利也上六女歸而无終者也故其象如此子夏傳
 曰血謂四士刳羊謂三而无血是則自子夏以來傳易
 者以互體言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
 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八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九

後學成德



離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
 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為
 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一无能字明皆致
 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易傳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伊川先生曰豐為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唯王
 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眾王道之
 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殷
 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一作慮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
 不及然後无憂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宜日中不宜過中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極天下之盛大唯王能至之蓋王者有道之主也然物極太盛者憂必將至唯用中道自持則可无憂故欲勿憂則宜如日之方中也日過中則昊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滿以中故言宜日中然噬嗑與豐皆明動之卦噬嗑先動而求明得明而後亨也豐已明而後動則不期而自亨矣故噬嗑亨繼以利用勳利於求明故也豐无不亨故特曰王假之而已亦猶乾之不言所利也

說易

新安朱氏曰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木義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昊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伊川先生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為誠也日中盛極則當昊昝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况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

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為此誠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月盈則食中弦盈之極也此人鬼所以惡盈禍盈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豐致廣大也明而不動則明不大動則大故豐動而大无不亨也大則物无非我王者之中也假之者惟王者能至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豐之極者未有不耗此物之所共憂也若夫致其廣大擴而充之如日之中則必昃為己憂惟以照天下為吾事王道之盛者也

白雲郭氏曰非動則不能致豐不明以動又无自而豐惟明以動是以豐也豐之為道尚也大也非盡王之道者不至之也日未中則不及既中則過皆偏照也惟日

中无偏照故王者宜法其道以照天下是以聖人貴夫持之而不失也日中而後有昃月盈而後有食昃食皆有憂矣蓋以其道失中故也此再明勿憂宜日中之義也豈特日月而已乎雖天地盈虛尚與時為進退如春為陽中秋為陰中過是皆陰陽之極矣況在人與鬼神者乎孔子作彖略及豐大而言中為詳者大其時也中其道也詳其道所以垂戒亦見豐之時非易處者矣易說漢上朱氏曰豐泰九二之四也乾變離明坤易震動明以動則亨亨則大豐大也故曰豐亨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此合兩體言致豐之道也假至也乾在上之象王者明以動其道亨乃能至於豐大九二上行至四王假之也王假之者尚大也四海之廣萬物之眾无一物不得其所无一夫不獲自盡非小道之所能至故曰王

假之尚大也此以九四言乎豐之才也二四失位為憂離下有伏坎為加憂離見坎伏勿憂也然明以動勿憂其至於大也進而至於五則得位矣故曰勿憂此以兌二之四言乎豐之才也離日震動日當五為中日動於下升於東方明動不已九四進五何憂乎不至於中而无所不照哉日之大明萬物咸覩宜照天下也乾為天五離應二照天下也大玄曰日正於天何為也曰君子乘位為車為馬車駘馬駘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為主也宜日中則正於天利其為主之謂也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此以九二進五至五言乎豐之才也五復降四坎離象變離成兌日在西日中則昊也坎成兌巽兌為日月闕於巽辛月盈則食也四乾陽長於震一坤陰生於離陽長盈也息也陰生則盈者虛消者息矣有

天地然後有人有鬼神鬼神往來於天地之間者也豐大之時所宜憂者不在乎未中而常在乎日之既中也何則日中俄且昊矣月盈俄且食矣盈者必虛息者必消天地之所不能違者時也而況天地之間聚而為人散而為鬼神乎明動不已未有能保其大者也保此道者其唯中乎故曰日中則昊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復以坎離升降明豐之戒也在卦氣為六月故太玄準之以大廓傳易又曰豐柔不取二之四為義而以兩體明之曰明以動故豐

叢說

新安朱氏曰明以動以卦德釋卦名義宜照天下釋卦辭況於鬼神乎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義本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

到這個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
底間句○或問豐卦宜日中宜照天下是人君之德如
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
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它日中則昊月
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
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物事盛極
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
持方无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
敗矣所以此處極難紹聖中羣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
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
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无所不為而
大禍起矣

並語錄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伊川先生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
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
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一作姦惡唯
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
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
事故為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為
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
君子皆當然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折
獄致刑民不惑矣

易說

藍田呂氏曰雷電皆至明且震也折獄致刑明則當理
震則莫敢犯

白雲郭氏曰噬嗑動以求明故雖為雷電而未極其至
 豐先明而後動則動无不善是以極其至也故曰雷電
 皆至蓋明之至而動亦至也折獄斷弊也致刑麗於刑
 也方動而有明有不明故明罰勅法以申戒之求於明
 也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是以斷弊而致之刑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電皆至萬物豐大之時豐則生訟故君
 子法其威明並用以治刑獄電明照也所以折獄雷威
 怒也所以致刑折獄者以正折其不正初二三正也而
 二有伏坎為獄不明則枉者不伸致刑者刑其不正而
 已四五不正也充為刑殺不成則小人不懼噬嗑其明
 在上君子在上之事也故為明罰飭法豐用明在下君
 子在下之事也故為折獄致刑易傳
 新安朱氏曰取其威照並行之象義本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伊川先生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
 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一作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
 初九明之初九九字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
 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己所配也配
 雖匹稱然就之者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
 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
 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
 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
 過咎也蓋非一有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
 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
 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則不
 相下而離隙矣○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

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
 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
 相求協力一作以從事若懷先一作懷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
 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
 能同矣此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之在進光大其宜也故往而有尚非均是
 陽爻則蒞暗之災與六二疑疾无以異也此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與九四為配陽雖為无應然居豐之
 初所尚者大以陽之陽兩陽合大卒无咎者往有尚也
 十日謂之旬旬盈數也兩陽合大得其所尚雖盈无咎
 過盈必溢故曰災也

白雲郭氏曰有為之世所莫先者明動而已豐者有為
 之時也明與動相配之道也初之遇四以明遇動故言

配主非遇配主則不能有為矣輔嗣曰旬均也配主雖
 均而可與有為故雖均亦无咎而往則有尚是宜往配
 以有為也過旬災者才力既均則當相資以有成一欲
 偏勝則為災矣是以初以四為配主四以初為夷主迭
 自為賓而莫適為主斯无過旬之災矣王氏以旬為均
 者以初九九四均陽爻也非正應也此易說
 漢上朱氏曰泰九二之四成豐故九四為豐之主配者
 陰陽相匹孟氏鄭氏本作妃嘉耦曰妃妃媿也亦匹配
 之意初九九四陽也六五陰也初與四不應六五亦无
 應四雖不應初可因四為主而配五陰陽相配故九四
 為配主遇者不期而會四不應初而初九主之不期於
 會而會故曰遇其配主旬均也初九九四均也然明動
 相資致豐之道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是

以均无咎无咎者初九以正相資也初九遇四往而相
 易以致用則初得尚於五而豐之道上行矣尚亦配也
 與尚於中行之尚同故曰往有尚也夫初九遇九四所
 以得尚於五者以正相資而成豐譬之共難則仇怨協
 力勢使之然若妄動不正過四而有其位明動不相為
 用過旬也過旬則失其配主往而无所尚與坎險相會
 災至矣豐道亡所以災也故曰過旬災也初動有小過
 象故曰過旬謂之均者六甲周行乘八節其數四百八
 十而成鈞鈞勻也初九雜納已九四震納庚自己至庚
 八十日十日周而復始故訓勻易傳○又曰初九配四與
 上同然以初因適五五亦求陽為均則不同叢說
 新安朱氏曰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
 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過旬災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並本義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
 若信以發志也

伊川先生曰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為明之主又得中正
 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
 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乃一作才不足有
 既其應之才一無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
 喪其明功故為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
 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
 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
 屬陰而主運乎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
 見斗猶豐大之時乃一作而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
 是明喪一作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

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意字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為吉也○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苟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一作昏暗有可發之道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凡言往者皆進而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尚二既以陰居陰而又所應亦陰故往无所發愈增疑疾能不私於累信然接物乃吉宜日中而所應得陰故曰見斗五在君位故以斗喻夜見之象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體雖離明而以陰居陰故豐其蔀曰

中見斗所應亦陰不足以發故往得疑疾然履中當位能信以發志孚達於外所蔽者必開所疑者必釋卒反其離明之質故吉

白雲郭氏曰六二為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闇者以陰居陰才位不足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闇之象也蔀者覆障而致闇之謂也居明而豐於闇自致之也故至於日中見斗蓋豐於闇則闇必至焉天下之理明則無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天下之无信者生於不中不正既中且正斯為有孚矣任其中正有孚而發則動无不吉舍中正有孚之德而從居陰從闇之義則惑矣是其所以疑也信以發志者由固有之明信發中正之志則吉也六二有中正離明之德足以致吉有居陰從闇之義足以蔽明是以聖人之辭兩及

之然有為則在人耳故人守德不妄動則吉舍德而妄動則疑理之必然也有孚發若內也主在己之德言也豐其蔀外也主在外之事言也是以君子不明則不動終无豐蔀見斗之患唯智者能之然日中无見斗之理是之謂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易說漢上朱氏曰震巽為草二在草中有固匝掩蔽之意故曰蔀陸震曰歷法凡十九年閏分盡為一章四章凡七十六年為一蔀五蔀周六甲凡三百八十年而歷象小成豐蔀之名蓋寓此意離目為見豐為日中五爻伏艮艮離為天文賁之象也震少陽其策七震為動有星在上動於中而其數七斗之象也二有至明中正之才以豐時遇闇弱不正之君猶當晝而夜至於見斗其昏甚矣坤為冥晦闇之象五既不能下賢二自往見反得疑

疾自往者亦取疑之道巽為不果六五陰失位疾也然二五相應之地有孚之理二積中正不已盡其誠信以感發其志則五動而應之乃吉易傳曰苟誠意能動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立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傳○又曰涑水以六二蔀覆幽塞不見知於人張弼以巽為蔀案震巽為草莽上與坤交亦有蔀之象然則豐其蔀其旆其蔀其屋皆就本爻言之○又曰輔嗣曰蔀覆曖鄣光明之物又略例曰大闇之謂蔀鄭康成作蔀云小席也陸希聲曰茂盛周匝之義也案坤為冥闇震巽為草莽豐之離在震巽之下而交於坤是明為草莽周匝蔽蔀之象並叢說新安朱氏曰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

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惟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本義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伊川先生曰沛字古本有作沛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沛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終既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它卦至終則極震至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沫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

沫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為有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肱欲為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歸咎也○三應於上上應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處既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既无所賴如右肱之折終不可用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應在陰故曰豐沛能折其右肱絕去上六而不累其明則可免咎也光大之上陰柔之終不可用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尚大之時以陽居陽其明宜廣而應於上六一陰蔽之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日中盛明不免障蔽比之見斗雖有間矣然不能不晦故曰豐其沛日

中見沫言見斗者如夜之間无所照也見沫者晝雖晦猶可作也猶可作故可小事不可大事也豐大之時以陽應陰陰乃在上吉事尚右右肱之象陰闇而小則右肱偏廢左體雖完不便於事終不可用也

白雲郭氏曰王氏謂沛為幡幔之屬然凡偏蔽之象皆謂之沛非必幡幔之類也沫昧也隱昧不明之象也自蔽其明至於隱昧不明之地則傷其明矣人之有為也目有所見而後手足可為今自傷其明至於幽昧无所見焉是不能有為也故有折其右肱之象无咎者猶雖凶无咎之義蓋言折其右肱疑於凶而无咎也且豐居甚大之際最為大有為之時非天下之至明不足以盡其道今自損其明如豐沛見沫則其才不可以有為也自知其才不可以有為而強為之則其為過甚矣知其

才不可以有為而不為亦可謂自知之明矣是所以折其右肱无咎也象言不可大事者既失其明不可有為故也必言折者蓋絕其有為之資示終不可用也九三過中而從陰故有是象右肱偏體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沛古本作旆王弼以為幡幔震為玄黃兌金斷之旆也幡幔圍蔽於內故豐其旆沫斗後小星微昧之光子夏傳及字林作昧三之上成良良離為天文星在斗之後隨斗而動者昧也三明極而剛正處豐之時上六闇極矣猶日中當明而反見斗後之星其闇尤甚異為事陽為大伏坎為可豐尚大也豐其旆往見則不明故退而守正以不可大事故也兌為右伏良為肱兌折之折右肱也上六闇極不可用之以有為從之必罹其咎故自折其右肱示終不可用则无咎

易傳

通志堂

新安朱氏曰沛一作沛謂幡幔也其蔽甚於部矣沫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

占如此本義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為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一作德又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為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下者上有當位為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為之助豈无益乎故

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雖多賢亦將何為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豐也○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一作非以暗而不能致豐一有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故云行下求則為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體雖陽明而居陰與二同故亦曰豐其蔀日中見斗豐其蔀自蔽覆而不見其明明豐於蔀中而已不見日而見斗其幽如夜也然而初九為應皆陽爻也與我等夷故曰主豐尚乎大兩陽合大其行吉也

白雲郭氏曰二之豐部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而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部見斗非中正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之求而有遇也反復參考之則二爻之義實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吉有為之時明動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為配主四謂初為夷主夷等也等亦匹配之義迭稱主者均為陽剛特明動相須不能專任以有為莫適賓主惟足於明者知求動以為主居於動者知求明以為主故也象言位不當者非中正也遇其夷主則行斯吉矣

漢上朱氏曰四動成坎離光明也不動成震巽震巽為草掩蔽周匝部也四在部中處不當位自蔽其光明故曰豐其蔀兌有伏艮四應離初艮離為天文震動也其策七有星動於上而其數七斗之象離日為見四處不

當位又不能變若動而交初則幽者明坎為隱伏故也以能處豐猶日中之時而反見斗處幽暗而已不明故曰幽不明也九四不正其不明自取之異於二三矣夷主者謂初也九四與初九均為陽而上下不敵四忘其勢下夷於初四者初之所主也故曰夷主初正正則吉初九助四而上行以資其明吉行也易傳曰居大臣之位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哉

○又曰四適五五為夷主謂九四當位則明照天下似通乎象矣

新安朱氏曰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它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先生曰也是如此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為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慶福及於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以為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來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五豐大之時以柔居尊不私其應不自

滿假與物无私物不占而來德不見而章所以有慶譽

吉

白雲郭氏曰觀豐之世以无所豐為大不知此而徒欲務豐於外是蔽於豐者也蔽於豐故惟見斗見沫而已非處豐之道也猶為之君者居豐盛之世上欲豐於朝廷下欲豐於民物或欲豐其貨財或欲豐其土地城邑宮室車徒之類是不知豐之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故必有一偏之蔽然後從而損其明則向之欲豐今反損矣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為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諷豐沛之失且卦辭言王假之又言勿憂宜日中則知能行道者乃能極其至而持之以中道者又所以无憂也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无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為可尚也來章章之也

所以章豐之盛大也豐在彼者也豐之來我能章之而已苟豐之來我亦豐之是二三見斗見沫之不明也章之道何如持之守之保而弗失使豐之道久亨於世无加損焉是為章之道也此五所以獨能至之也不知出此而有一偏之蔽則所豐者小道而損豐之大所豐者末務而忘豐之本是日中而求吳月盈而求食非聖人章豐之道也來章如是則其慶其譽何時而已邪是為六五之吉也不然苟務豐而不知善終之道聖人无取焉故豐其屋蔀其家固非有期於闢其戶闢其无人而其為應必至是而後已可不戒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屈體來下於四與之共天位九四之明上行之五相錯成坤離為文章者文之成也九四上行則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六爻並用成豐大之慶五

屈己下賢四志行乎上人自譽之允為口譽之者也五得正吉也易傳○又曰六五來章為虛己以來二陽謂之

來者我來彼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本義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闢其无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闢其无人自藏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一无六者處无上字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

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闕其戶閭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覲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闕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墨其行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屋之覆障非特蔀沛而已而豐其屋蔀其家又為自厚於一身一家之事者也於豐之道豈不小哉然天下之理有謙盈之異効雖欲自厚其如天地鬼神何故豐屋蔀家者固非有期於闕其戶閭其无人而其為應必至是而後已也久而无所見其凶甚矣凡斗見沫猶有見焉上六既極故不覲而凶也天際翔者天際之高不可極也高不可極猶欲至而翔焉是知豐大之无以加遂窮无厭之欲者也故為豐其屋之象自藏者其无人也非由人致之實自致之耳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其是之謂與班固言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豈閭其无人之謂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二至上體大壯棟宇之象上六動陰變陽為大豐其屋言自處高大也二為家震巽為草豐盛周匝以掩蔽之蔀其家言所居不明也自處高大所居不明以高亢自絕於人如飛鳥務上翔於天際豈復能降哉上動成離離為飛鳥乾為天在外卦之際天際也

豐之時九四忘其敵已下資初九三與上六正應也其能忘乎故三自下往庶幾發其昏暗知處豐之道九三離目為見往闕之坤戶闔而不應聞寂乎其無人聲太玄所謂外大抗中无人也三於是退而自藏於坎中乾為歲三自四歷三爻三歲不覲也豐其屋蔀其家自絕於人也三歲不覲人絕之也上六動不正凶也不直曰凶者有應焉猶冀乎下交也至於三歲不覲人亦厭之而凶至矣闕小見也覲私見也自上六言之謂之窺陰為小也自九三之上言之謂之覲私見也私不正也易傳

○又曰蘇氏曰六五上六處上而闇者也初九六二九二九四處下而明者也案豐本泰卦二之四成豐所謂九四即乾之九二往而成離者也故皆有明象五六木坤陰故皆有闇象○又胡旦論豐上六曰乾極則亢泰

極則隍豫極則冥萃極則歎履考祥而元吉賁白賁而元咎井勿幕而有孚艮敦艮而厚終人道之難可不念哉並叢說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覲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藏謂障蔽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五十九



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
 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大全獨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
 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是以言小亨又曰旅貞吉也由
 是觀之則小亨未必不大於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
 小於小亨也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易說
 新安朱氏曰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
 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
 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
 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
 其正不可須臾離也義本○不知聖人特地做一个卦說
 這旅則甚錄語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
 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順
 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
 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真正而吉也旅困之
 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
 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
 得一作能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
 故稱其時義之大傳易
 藍田呂氏曰旅失居而未得也旅在外者也處旅之道
 柔而得中以順乎剛則知屈以求伸也止而麗乎明則
 知所以安而不之於邪闇也此善處旅者所以得旅之
 小亨得旅之貞吉也
 白雲郭氏曰旅自否來以六五為成卦之主六五柔得
 中也自否三而為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

九順乎剛也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為大者居尊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為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為大火在天上而已旅之所以為大義亦以山上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為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為小亨矣觀此則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為大也如此是以詩人於闡亂之世則思古明王蓋下民之至情也

漢上朱氏曰旅否之變也剛當居上柔當居下六居五失其所居而在外旅也然六居五柔得中矣得中則其柔不過得為旅之中道易說曰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柔得中則能順乎上下之剛不為剛所揜而小者亨順乎剛而柔失中旅道窮矣坤順也君子入國問禁與之日從新國之法順乎剛也故曰柔得中而順乎剛此

以六五言旅小亨也九居三未為失其所居也然剛自五而反居於下猶為旅也居三成艮屈其剛而止於下自謙屈之道也雖止乎下矣然九三正止而不失其正上麗乎離之明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麗乎明也正然後能麗乎明不正人將拒我矣正則吉故曰止而麗乎明此以九三言旅貞吉也旅難處也旅如六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在我者不失已矣乃可以小亨旅如九三止而麗乎明在彼者亦不失人矣乃可以貞吉是以旅一也而再言之易傳曰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則不能致大亨如卦之才則可以小亨得旅貞而吉也四方固男子之事居者必有旅也顧處之如何耳夫子歷國應聘嘗去父母之邦矣去他國矣欲浮於海居九夷矣蓋得旅之時義

也旅之時不一而義者時措之宜知其時而不知其宜不可也非大人孰能盡之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在卦

易傳

氣為四月故太玄準之以裝

新安朱氏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以卦

本義

體卦德釋卦辭旅之時義大矣旅之時為難處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伊川先生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

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

滯淹久也

易傳

藍田呂氏曰火非山上之物山上有火火寓於山故為旅山上有火近者蒙其照遠者觀其明近者察而遠者服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心服則情得獄以其立斷故

不留也不留亦旅人之義

白雲郭氏曰易於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雖象

有大小不同其為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

以舜之聖猶至於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於五刑由是觀之則明慎用刑宜聖人之

致意也留獄則為不明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於卦象而不見於卦辭故孔子於象明

之此蓋義之大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上有火明而止止而不處旅也君子之用刑也雖明而止故明而慎於用刑雖止而不處故亦

不留獄明者或不慎慎者或留獄失旅之象也離有伏坎為獄兌為刑殺艮止慎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謹刑如山不留獄如火本義○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錄語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污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曰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在旅與它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災皆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冗細其所為取災之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旅之時以柔居下方在羈旅而不能自

振柔弱卑下其細已甚為物所陵志窮而災皆自取也

白雲郭氏曰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然後足以得旅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慎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於瑣瑣細末之務則闇於大義是其所以為取災之道歟夫窮志卑力於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為於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无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審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瑣瑣小也艮為小動而之四復成艮小之又小瑣瑣也初六小人之旅卑柔而不中正恃應而求於四者煩褻其細已甚故曰旅瑣瑣四巽極而躁火性

炎上不能容初艮止也厭止妄動往而復止人亦厭之
志窮也坎險災也志窮遇險斯其所取災也艮為手有
求取之象楚申侯是已曰斯曰其者初四上下皆有艮
手取災之象故指兩爻言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眾與之中正則
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
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
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
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
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

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羈旅之人所

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

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无所不順旅而

即安者也即次以為居懷資以為用得童僕之貞以給

使而不畔羈旅之安莫甚於此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也童

僕旅所賴也雍曰旅幾於困者也不得其安則困不得

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

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所以不能困也童僕以助

上為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

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大義則未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止也二得位止而得位即次舍也離兌
 為羸貨貝資財之象二巽為入懷其資也童僕一本作
 僮僕艮為少男初卑陰賤二在上畜之童僕也初於二
 得童僕貞也童僕貞則二親信之而不疑旅在下柔而
 中正即次所過而安也懷其資得三四五之助也又得
 童僕貞而下承之旅如是多助矣故動而之外終无尤
 之者五兌為口尤之者也初六不正而曰貞者貞於二
 也貞於主人二巽東南主人位也歸妹九二利幽人之
 貞貞於五也童僕貞然後次舍可止資貨可有夫子曰
 審其所以從之之謂貞也可易傳
 新安朱氏曰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
 尤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
 象占如此本義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
 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先生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
 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
 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柔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
 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
 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
 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
 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
 童僕之心為可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
 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旅之時以陽居陽下體之上初二

二陰皆相與而已為之長物之所不與故焚次喪童僕皆危道也

甘昆玉

白雲郭氏曰旅以致明為大而柔順中正亦足小亨九三剛而不中俱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助而危也旅焚其次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剛暴之才不以旅自居反欲自脫於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眾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為貞既喪則失助是以貞為厲矣夫旅豈與入之道哉君子修己安人自卑自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剛暴也旅有火之性也易說漢上朱氏曰艮止也三得位止而得位次舍也巽木離火焚其次也九三在旅而過剛四五之所不與則失其所止有焚其次之象兌為毀傷也旅失其所止亦可傷

也初艮為童僕九三既失其所止以旅之故乃巽而與下失尊卑之宜初三易位初失其正喪其童僕貞也所以喪者為旅之義剛柔皆失中旅如是寡助危矣六居三不正危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僮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義喪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本義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

通志堂

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
 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四以近君為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
 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
 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
 其心志未快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為瑣瑣志
 窮卑下不能大助於己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志未有得
 故其心不快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陽居陰旅而自降然不當位姑可
 處而已故曰旅于處而自降物之所與雖得其資斧而
 不得其僮僕躬自樵蘇所有斧未得所安故心未快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无高亢不屈之義蓋亦

安於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能自修異
 夫童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之快何如使是
 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是也不然則雖得資
 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
 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不得志者也且爻辭言于處而
 象言未得位亦以見六二即次為得位而于處未得位
 者窮處而未得志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三止而得位為次舍四巽為入而未得
 位行者處而已入對出言之為處九四非安處也故曰
 旅于處兌為贏貝資也離為兵巽木貫之斧也得其資
 以為利得其斧以為斷上得乎五下得乎三之助矣九
 剛明之才而處四履謙能下善處乎旅故得上下之利
 有資貨焉有器用焉雖不若六二亦曰得其所矣然未

得位也上不足以發五之志下不足以致九二之賢雖得資斧未免為旅人故我心不快允為決中為心四進而上道行於五而二應則快矣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

易傳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

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上元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

並易傳橫渠先生曰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致之徒喪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得

譽美

易說藍田呂氏曰六五旅之時以柔居尊當文明之中以旅而不能自有故思射而取之然柔而无應既莫之獲且亡其矢斯未得其所欲者也然不安於尊上承上九終

得上之譽命雉有所亡而不恤也

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又為成卦之主且自否三升而為文明之君豈非射雖一矢亡之象乎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也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于天也蓋言人君修德於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蓋未有不得於人而能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致治之象茲豈非人君在旅之義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在旅卦不取君象君不可旅也離為雉雉文明之物文明人文也聖人止亂而不以威武者也離為兵伏坎為弓伏艮為手兵加之弓上矢也矢者射

雉之器五動弓矢發離坎毀而雉亡一矢亡之也一矢

亡雉者五得中道動而必中乎理之象然六五未當位

雖有文明之德未可以動上九屈體逮之則令譽升聞

而爵命之矣兌口在下與之譽也巽為命上卦之終由

譽而後命之始也未當位終也譽命故曰終以譽命五

進上其在賓師之位乾西北賓之位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

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亡亡

矢之費然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上逮言其譽命聞於

上也

本義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先生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

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有字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得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于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

終莫之聞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旅而用剛居物之上如鳥巢然將害之故焚其巢居物之上故先笑為物所害故後號咷服牛引重旅之所資物所不與喪牛于易而皆莫之告此其所以凶也

白雲郭氏曰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无依焉旅之道易入而難出未嘗不先笑而後號咷也其於得失之際則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三者究其終皆无獲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焚者窮旅於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暇終无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離為飛鳥九動變六成震巽巽為木

震為竹葦鳥隱其中巢也上九極剛以高亢居上非旅人之宜巽木離火鳥焚其巢失其所也離目動震有聲笑也樂其未焚之前柔順謙下時也兌澤流於目巽號出於口哀於既焚之後悔其先之時也上與三相應之地上六變而正成坤坤為牛九三應而上降三正成坎坎為耳上九高亢不變坤象隱喪牛也易輕易也火性剽疾上九極剛輕易也故曰喪牛于易九喪柔順三不往應坎耳伏矣輕易者自塞其耳而聰不明也陸機羈旅處羣士之上而不聞牽秀孟玖之毀其以高亢輕易而致禍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一

後學成德

二二 巽下

伊川先生曰巽序卦旅而无所取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易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一作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兌義亦相類

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雍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沈潛剛克之意與

說易

新安朱氏曰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本義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令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複之義君子體

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剛巽乎中正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無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為過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巽有所下而不亢也柔皆下乎剛巽也出命而至申命物无違者非上下皆巽不足以能之故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小亨而不可以大亨者柔道終不可以大也執巽而行无往不利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見大人

白雲郭氏曰上下皆巽是為重巽上以巽入而化下下

以巽順而從上是以命行无違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
者上以巽入而化下是剛以巽而无太過也柔皆順乎
剛者下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而无不及也上下之
巽如此故亨而利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柔在下而承二剛巽也巽爲風風者天之
號令命者天之令也故巽爲命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
巽而達乎外申前之命也重巽之象惟可施之於申命
先儒謂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若施之於它則
巽已甚矣故曰重巽以申命此以兩體而言巽也巽自
遜來訟之變六三之四上下皆巽九二之剛巽乎中也
九五之剛巽乎中正也巽乎中正則其剛不過而所施
當乎人心是以志行乎上下故曰剛中正而志行此以
三四相易而言九二九五之巽也九二之剛巽乎正則

初六之柔順之九五之剛巽乎中正則六四之柔順之
上下之柔皆順乎剛則物无違者而九二九五之志行
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六六四言大者巽則小者无
不順也柔皆順乎剛雖无違者然順乎中正乃善不然
失所從矣六四離目爲見大人者九五剛而巽乎中正
者也剛巽乎中正而柔順之則柔者亦得其正而小者
亨矣豈非小者之利乎故曰利見大人此以九五言巽
之利也小者亨矣故六四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而其道
上行故曰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徐氏王昭素
考王弼注有命乃行也四字當在重巽以申命之下疑
彖或脫文理若有之在卦氣爲七月故太玄準之以翕

易傳

新安朱氏曰重巽申命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

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
 順乎剛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
 謂初四義本○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
 地做却不成行權○問重巽以申命重字之義如何曰
 只是重卦巽是重卦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是如此○
 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
 是申命巽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
 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並語錄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先生曰兩風相重一作從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
 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

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
 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易傳

藍田呂氏曰風行相隨所向皆靡故可以申命行事
 白雲郭氏曰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
 後具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風之義皆
 繫乎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是而從其於申
 命行事也何有易於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
 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誥四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
 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
 順而欲以剛強之亦難矣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為風風巽而入者也前後相隨而至則
 歲事行矣故巽又有事之象傳言入風之至各以四十
 五日而成一歲是也君子申命諄諄者行事也行事莫

如巽巽則易入傳

新安朱氏曰隨相繼之義本○巽象申命是丁寧反復

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也故

象以之語錄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懼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元過卑恐懼之失矣○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於武人

之貞則適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巽之時以柔居下為剛所乘進則

必巽退則過巽疑而未決失其所守如有志於治莫若

執巽順之志果敢以任事故利武人之貞利於武人之

貞所謂果敢以任事也

白雲郭氏曰卦以居柔而不能大初六又以柔而不能

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三軍之勇者不膚撓不目逃

其志決於進者也初六疑於申命行事之際則敗且至

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治已以武人之貞斯

无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諸是也然道雖

不一於進而此利在行事是亦行權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初行事之始也居卑體柔不能自立過

於巽者也退則不安進則无應又二剛據之莫知所從

巽為不果故曰進退志疑也六變九巽成乾應兌乾為健兌為決疑志去矣健決者武人之貞天道尚右故兌為武人志疑者不先治其志也君子自治其動以正行之以健決確乎不可移雖千萬人必往孰能奪其志哉故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巽為工有治之意易傳曰治謂修立也傳

新安朱氏曰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義本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伊川先生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為過

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矣○二以居柔在下為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一無則字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在牀下然不失中道下為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為之使吉而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論虛華過實者言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衆矣說易

藍田呂氏曰九二下體之中以陽居陰其巽已甚故曰巽在牀下以此事人失之太卑不能以自立以此事神

雖史巫紛若敬不過中神享之矣故用史巫紛若吉无

答

白雲郭氏曰二有剛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於恭
巽有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謂之巽也是道也雖
神明可交而受福况人乎然過於巽在聖人之道疑若
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以剛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
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得中也然惟九二剛中故
有巽在牀下之美不然殆且過矣

漢上朱氏曰巽初坤變乾也巽為木坤西南方乾為人
設木於西南之奧而人即安焉者牀也巽股變艮股見
手伏蒲伏於牀下之象九二不正卑巽如此宜有咎然
九二剛中其動也正卑巽者非為利也將以誠意感動
九五而已故用史巫紛若吉吉者正也九二之動上之

五成震震為聲五之二成兌兌為言上九宗廟兌口出
聲祝史道人之意以達於鬼神之神象六降於二巫以鬼
神之意告於人之象史巫皆尚口而巽故也四巽離為
絲二五升降史巫紛若則卑巽之意達於上下巽在牀
下何咎之有此子游重服立諸臣之位以感悟文子之
道也二五中也九五未應則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乃
為得中

新安朱氏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妥之意然當巽
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
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
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

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為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三處陽剛失巽之道乘剛而動頻吝所宜志在比物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復之六三陷眾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未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至於高亢而為六四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至於頻巽志窮而巽勢不得已吝道也

白雲郭氏曰過於剛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以有行是

以窮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頻水厓與復六三頻復之頻同兌水澤水澤之際九三重剛不中在下體之上巽極而決躁不能巽也將遂其剛亢歟則上臨之以巽四以柔相親九二之剛近而不相得將變而為柔歟則安其所處憚於改過有吝之意然志已窮不得已而巽猶人行至於水之厓欲前得乎故曰頻巽之吝志窮也易傳曰雖欲不巽得乎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

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三所以得
悔三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
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須徒御四能巽
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
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三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
悔或可以為功也○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
下成巽之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之德以陰居位雖或乘剛悔終可三近
比於五不為諂妄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不私其累而樂為
己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之功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四乘剛宜悔而以陰居陰上承九五能
全巽道非特悔三所獲亦多

白雲郭氏曰六四近君志決於進无初六之疑既无羣

命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當
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故得之由是觀之則剛以
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巽之為道豈柔弱畏
懦之義哉是其可與有行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四无應乘承皆剛宜有悔四本遜之六二
自二之四一變訟二變巽二田也艮為手柔道上行之
四得位處二陽之際上巽於五下巽於三三爻皆正而
相得故田獲三品古之田者上殺中殺下殺為三品三
品則徧及於上下兌有刑殺之意而又伏艮為黔喙之
屬巽為雞離為雉為三品以巽事上臨下上下與之巽
而有功雖无應也乘承皆剛也其悔三矣故曰有功也
易傳曰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可以有功矣傳易
新安朱氏曰陰柔无應乘承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

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此品者

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義本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

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明道先生曰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

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

自甲至於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

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劉綯師訓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

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

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

命令皆以中正為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

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

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

命更改一作故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

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

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九五之

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

過无不及一作无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惟得中為

善失中則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日讓

始也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為

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時故也說

白雲郭氏曰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

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

也九五居尊中正為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

无初有終者巽之為象以柔而用剛也惟以柔故有初
 六進退之疑惟用剛故有九五正中之吉是為无初有
 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入君之位也出命
 人君之所先也慎乃出令君人之道也故必先後三日
 而申命之夫上有巽入之道下有巽順之義風行草偃
 莫易於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之至也慎
 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
 善而无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
 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為吉也庚即命令也先庚謂
 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
 也伊川曰甲者事之始也庚者變更之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君位而正中巽為號令有申命之象
 故舉全卦以盡一爻之義五无應宜有悔正故悔三動

則二應之二五皆正故无不利初二不正始未善也五
 正善而有終也无初故申命申命則有終初未善也故
 巽以命之先庚三日變家人變益之時也下三爻震震
 納庚離為日先於此庚之使善也後庚三日變噬嗑變
 震之時也震納庚離為日後於此庚之慮其未盡善也
 先庚後庚主於中正也十日之次以戌巳為中過中則
 變故庚謂之更更而正中正則吉此九五之所以吉歟
 蠱卦六五柔故為蠱巽九五剛乃有更變之善更天下
 之弊其惟剛中乎傳易○又曰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
 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吉虞曰震庚也謂變初至二成離
 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為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
 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
 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震究

為蕃鮮白為巽也巽究為躁卦謂震也又曰乾成於甲坤成於庚陰陽天地之終始故經舉甲庚於蠱彖巽五也震庚圖說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三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三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本義○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三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

截並語錄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

資斧正乎凶也

伊川先生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一元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柔巽過極難為之下物不為用故曰喪其資斧凶資斧尚喪餘用殫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處巽之窮以陽居亢位之地其巽已甚與九二同故巽在牀下窮矣其所養失其備用失其利守是不變正入於凶故曰喪其資斧正凶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為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九巽

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剛柔用之皆獲其利今喪其所資之利能无凶乎故巽在牀下元用於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乖悔亡之利彼以悔亡而吉則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此則知謂之資斧者其行權之義乎是不可失者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上九以巽而居高位處之不當窮則變而反下三以重剛乘之巽股變艮手有恐懼自失而蒲伏自於牀下之象故曰巽在牀下離兌為羸貝為資所以利也離為兵巽為木貫之為斧所以斷也上窮反三離見巽毀故曰喪其資斧喪其所以利則莫或愛之喪其所利以斷則莫或畏之正乎凶矣上復位遇坎險正凶也魯自襄公三家分其民其君四世從之至昭公失國无所

竄伏蓋處上極巽盡亡其資斧乃正凶也方自失之初告之以凶詎肯信乎傳易

新安朱氏曰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剛陽之德故其象占如此正乎凶言必凶本義○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无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釋言卷第六十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二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其象古也此五平山言以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二

後學成德

三三 兌下 兌上

伊川先生曰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傳
 兌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
 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
 邪諂而有悔咎一作香故戒利貞也傳

白雲郭氏曰兌之為說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
 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
 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
 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則為

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无私

矣故兌因貞而利也說易

新安朱氏曰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

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

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

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

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兌以說為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

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流於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

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柔兌之義

而指正體以示人柔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

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

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

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元偏而上有以順乎

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

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

平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

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

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

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

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

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

也說易

柔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先生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

通志堂

易集義

卷六十一

二

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
 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一作貞也卦有剛
 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
 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
 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
 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
 无斃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
 民心一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
 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
 人贊其大傳

藍田呂氏曰兌有所說而不轂也

白雲郭氏曰兌之為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兌
 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兌

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兌說有道得其
 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
 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
 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此
 得兌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此亦得兌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
 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心說
 而誠服兌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
 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
 之言使之間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
 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於
 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
 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

所不敢為必說有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
 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覲其忘勞忘死雖聖人
 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无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
 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
 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
 私焉昧者充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
 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說道之大有至於此是以視
 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
 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若孟子者
 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見乎
 外者也兌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三柔說於外二五
 不失其中以說行剛而剛柔皆亨故曰兌亨柔曰兌

也此合兩體卦變而言兌也剛中則實柔外則接物以
 和說而正則和而不流卦九五剛中而正九二剛中而
 又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
 將至故說道利正非道求說不利也亦何由亨哉故曰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此以兩體六爻言兌也乾天也
 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
 位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天人殊位順乎天
 者要在於應乎人而已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為
 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能說矣湯武之征伐出其民於
 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人則知天知天
 則知說之道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以上六六三兩
 爻而言說也坤為眾民也坎為勞兌決坎為大川險難
 也坤為死以內卦言兌先於坤說以先民也坤眾從之

兌見坎伏民忘其勞也以外卦言之巽股而涉大川之險坤化爲兌民忘其死也夫就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民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說之大天地不能違而況於民乎故曰民勸矣哉此再合兩體兼伏爻而言兌也在卦氣爲秋分故太玄準之以沈易傳

新安朱氏曰兌說釋卦名義說之大民勸矣哉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本義○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耶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

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說若不剛中便是

違道干譽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元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曆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說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无

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无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惟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祇見處眾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為學之進否觀其處眾之樂與否可也

也易說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濂溪先生曰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通書康節先生曰兌說也其它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无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見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易傳○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語錄藍田呂氏曰澤用麗則相漸潤朋友講習有相漸潤之

益

白雲郭氏曰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者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為說也況天下大說又有在於朋友講習之間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麗連比也澤水所鍾兩澤相麗重說也說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說而无斲者无若朋友講習之為大也易傳曰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允與允同類為朋初上五始終以正相助為友允為口為講兩允為習九五初九之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所知習其所行相滋相益體麗澤之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本義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伊川先生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一无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

初隨時順處一作處心无所係无所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则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文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居兌之初以剛在下剛柔不過者也以此行說未有疑之者故吉

白雲郭氏曰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兌之吉也夫知和為說不和為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无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和為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和既惑於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

亦无自而至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初九剛而處說无偏係之私能可否相濟者也故曰和兌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體巽不果不果疑也初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而巽毀九四相易六亦得位而正正則吉故曰和兌吉初九遠於六三无嫌於說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濟其決否則四疑矣晉訾祐實直而博范宣子朝夕顧之以問國事不正其身未有能決人之疑者故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行未疑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並本義

九一孚兌吉悔三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

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三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三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三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說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兌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三也使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為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

孚兌信志之理一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三小人非道來說九二比之以陽說陰宜有悔且凶九二誠實自信於中動則九五應之信孚於人久矣雖比於小人和而不同矣何疑於相比哉始雖未孚終必相說二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故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夫石礮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易傳曰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義本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

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一作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來說所以凶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柔不當位而乘剛來說於二說之不以道者也故曰來兌三高位也

柔邪而說高位凶矣故曰來兌凶楚費无忌漢息夫躬唐邛文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說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義本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伊川先生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

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介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諂為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商兌如賈求售上說乎五恐不獲乎上是以未寧能介六三諂邪之疾故有喜喜則有慶受上寵也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擬議

不遑寧是知所擇者也為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者如此至於享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舍所說而比五故為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舍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兌為贏貝貨財也四動離為震噬嗑為市之象巽變之其於市也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商賈度利而動故又為商度之象動承坎坎勞卦勞未寧也商

兌未寧者擬議所從度利而未定者乎介者陽剛介於三五之間也從五正也從三不正也陰陽失位為疾九四陽失位六三陰失位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人疾君子九四宜有憂矣而有喜九五陽得位為喜四疾六三不與之交動而正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夫唐虞文武之際得人為盛而四族三叔未嘗不疾君子然不害為治者從君子而不從小人可不慎其所從乎易傳曰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係所從耳易傳新安朱氏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義本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說六三之進則是孚于剥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剥之道也

日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兌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剥位正當也剥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造者孚于剥之謂也孟子曰舍其梧櫝養其楮棘則為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

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剥陰消陽也六三在下進而上則四五

有剥牀之象故六三謂之剥九五正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乎位位與德非不足也然孚於六三之小人則九五危矣六三取說而已无獻可替否之義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日消安得不危易傳曰巧言令色孔壬舜且畏之其可忽諸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剥謂陰能剥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剥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於上六則有危也位正當者與履九五同

義本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他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

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並日易傳

易說

白雲郭氏曰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无毀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无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說道之成六正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

一翼為繩離為光上六之說三相引之如舉繩然為山一簣之虧也此所以未光歟六三兌之小人也故初九剛正者不疑於三而行也九二剛中不比於三也而悔已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孚於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二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三
 伊川先生曰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
 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
 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
 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伊川先生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
 治乎散亦本於中
 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三

後學成德



坎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
 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
 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
 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伊川先生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
 治乎散亦本於中

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橫渠先生曰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有廟

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說易

龜山楊氏曰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則其說蓋有

言論之所不能及也非求之度數之末所能知也惟先

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

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

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中庸

白雲郭氏曰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為渙而散天下

之難亦為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亨也王道

至而有廟則難散矣萃與渙其義相類難渙則萃萃則

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於有廟以致孝享也

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象也利貞者渙難以是為德之

先也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有廟

孝享必至於嚴父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于帝

立廟所以終王假有廟之義也說易

新安朱氏曰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

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

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

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

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義本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

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

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

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

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

通志堂

易集義卷六十三

二

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王假
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
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心攝其心之謂也
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
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
道无大於此故云至於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治渙
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
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
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
藍田呂氏曰渙離其羣而散也渙之為卦自否而成否
之九四來居於二離乾之羣與初六六三相比故曰剛

來而不窮六二上居於四離坤之羣上承九五故曰柔
得位乎外而上同剛柔皆離其羣故曰渙離羣而上下
交故亨萬物之散剛得尊位而在中則人神有主矣故
王假有廟渙則物離非涉難有功不足以濟故利涉大
川翼在坎上乘木涉川之象也
白雲郭氏曰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為二柔
自二升而為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內升位乎外而
上同此言成卦之義也王乃在中者以王居渙難之中
故難散而後假有廟也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
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以亨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渙否九四之變也險難離散否塞解釋剛
柔皆亨故曰渙亨此以卦變言乎渙也九二之剛自四
而來動於險中二陰不能陷解難散險又處之以中者

也險豈能窮之哉五得中道出乎險外六四之柔自二而往正位乎外而以巽順上同於五君臣協比能守其中者也天下之難慮處之者不以道及其出險又或不以道守之則亂者不解解者復亂二五之剛四之柔處之守之皆不失中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以二四五三爻言渙之才所以致亨也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者木於人心失中鬼神依人而行離散則鬼神不饗聖人推原其本將以聚之故建國設官以為民極而宗廟為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无事矣治渙之道也假至也謂五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五王位中者心之位九五有入自門闕至宗廟得人心而存之之象易傳曰卦之才皆主

於中王者極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此再以九五而言渙之才也利貞者五也坎為大川巽為木為股據正體巽四二皆為我用以之濟難而功歸於五言乘木有功則利貞在其中矣合天下之離散非正其可乎故曰利涉大川利貞柔曰乘木有功也此再以九五二四言渙之才也易言木者三益渙中孚存五行也在卦氣為六月故太玄準之以文易傳新安朱氏曰剛來柔得位以卦變釋卦辭中謂廟中義本羣隊當散○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幕兩爻底○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

言宜在廟祭祀伊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問渙卦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先生曰是居二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並語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伊川先生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易傳

藍田呂氏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寧之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明天人之本也

白雲郭氏曰水難也風行水上則无不散矣此渙難之象也享于帝立廟者天地祖考王祭之大也難渙之時莫急於此也能此則治天下可運諸掌不能此則亂將復矣是以先王不敢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風行水上渙然離散之象離散之時天下之險難方作先王以是享于上帝以一天下之心使知无二主也立廟以合天下之渙散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享于帝立廟離散者一矣帝乾上九也上又為宗廟巽股為立坤為牛坎為血享于帝也觀此則知魯用郊晉祀夏郊魯有周廟鄭有厲王之廟非先王意也秦位在藩臣臚於郊祀天子不能制反致文武胙卒併天下揚雄曰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雄其知渙之說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皆所以合其散義本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辯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一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渙之初以柔在下力弱難濟用拯斯難馬壯乃吉乘車者馬在前前遇九二之剛故曰馬壯與明夷六二同義柔能乘剛其體順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能竭其至健之才以拯之則難无不濟矣是其所以吉也天下之事辯之於早則順而易舉故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卦以初二四五皆為渙難者初能比二四能比五故也三與上私於其應能免其身幸矣明夷用拯馬壯吉曰順以則也此言順也是知馬以健順為義故坤之柔有取於馬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虞翻陸震本作壯吉悔亡拯古本作拊音承舉也六四得位近君正而巽可以濟渙然莫或助之初欲拊四才柔位下而在坎中且四不相應乃舍四用二用二乃所以拊四也二剛中之才坎為美春之馬初

二相易成震震為作足馬美脊而作足馬之壯健者也
 四艮為手震為起手以承六四拊之象是則足以資
 六四之剛而載其上矣故曰用拯馬壯吉正則吉而悔
 亡初六處不當位本有悔也六坤柔順以陰求陽始渙
 而拯之亦順也故曰初六之吉順也五爻皆言渙初獨
 不言易傳曰渙離之勢辨之宜早方渙而拯之不至於
 渙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
 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
 九二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伊川先生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
 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

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
 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
 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
 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
 之時合力為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
 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一有吉字豈止悔亡而
 已机謂俯就也○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
 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曰奔其
 机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
 存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机可憑依以為安物之在下而靜止
 者也二乘初六柔靜在下机之象也俱无正應近而相

得渙散之時得所憑依獲所願也

白雲郭氏曰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焉剛不得中則不可有為而其道窮道窮則其志失矣惟得中就安故彖所以言不窮而象言得願此悔之所以亡也言奔與悔亡皆去危之義

說易

漢上朱氏曰四巽為木坎為揉震為足艮為手在上體為肱揉木令曲而有足肱據其上机也二四合乃有此象二有剛中之才處險而不當位宜有悔二能奮身出險上奔於四四來憑之以安机憑之以安者也是以悔亡震足動奔也故曰奔其机二本否四在二者渙散之時也二之情不忘乎四猶逃空之人不忘故國奔則得中心之所欲二者中心之位也故曰得願也傳

新安朱氏曰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本義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四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即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居二之為安二居四之為得位是如何○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並語錄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援上而進惟求自脫於險无悔而已非能及

物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獨應上九挺身出羣雖未離險志已在外故得无悔

白雲郭氏曰渙離之時六三知應於上而不知有所擇而比之以行渙難之志是其志之小者也故其為道止及其身而已終无濟時之義然不失正應終亦不為悔也志在外者志應上九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所以致渙者險在內也四五濟險之位六三處不當位近險宜有悔然不與險爭動而之上自脫於險非拯時之渙以濟人者也其正躬卑巽以遠於悔者乎坤為身三上相易折坤成巽離目視下鞠躬之象故曰渙其躬无悔象曰志在外也之外則无悔三上合而得正也遠伯玉聞衛亂而之近關杜洩葬叔孫豹而

行之時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本義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一無能字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

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已處險外无私其應常以拯衆爲心則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於五則非能平均其慮者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自否六二上居於四離陰之羣上比於陽出幽谷而遷喬木者也知反其本故元吉丘處乎高謂九五也散而升高雖進於光大然自下而上疑非所安心不得平故匪夷所思

白雲郭氏曰六四之柔自下而升故有上同之義夫以柔道上行而輔君爲臣之至美故君臣相濟能渙天下

之難也羣者天下罹於難者也能渙天下之難則其道大矣非止於其躬而已故元吉難雖渙散猶若有丘焉勿謂難之小而弗戒也有丘則匪夷矣有丘匪夷之思其可一日忘乎此雖已濟難不敢忘難之意也是亦其三苞桑之義昔禹平水土成湯伐夏救民皆渙其羣者也成王懲而後患所謂匪夷之思也元吉光大之義於夏商可見然易之卦變屢見於柔至渙尤明見於二爻之辭不然則九二剛中自无奔机之象而六四至柔豈能具渙羣之吉乎惟究成卦之變則二爻之辭可得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爲衆渙三陰羣也四巽順而正居近君之位上以巽乎五下以巽乎二二剛中有濟渙之才而二陰比之四原已濟難與衆同患得九二之助陰服矣

則散者合異者同共圖天下之渙是以元吉元吉則濟
 渙之志光且大矣坎為光陽為大也渙之時用剛則不
 足以懷之用柔則不足以制之四二協力剛柔共濟渙
 而至於羣天下始可以聚矣五艮為山半山為丘丘聚
 也六四得九二以合其羣其心思之所存者在五五得
 位羣陰之所聚如物之聚於丘五中正善羣然非四合
 之亦不得而羣矣四視二陰等夷也四正初與三不正
 坤土思也所思匪若二陰之所思不正故九二為用二
 陰服之否則渙散矣其能效美於君有丘之實乎故曰
 渙有丘匪夷所思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離散召伯之
 徒佐王建國親諸侯遣使勞來安集渙其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
 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

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
 人思慮之所及也本義○是東坡會做文字了却湊著它
 語脉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羣都不成
 語句惟東坡說道渙散它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
 天下混一之際破散它那小羣成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
 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
 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
 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
 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
 說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渙
 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
 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它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

故說得合

金語錄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伊川先生曰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
得其道矣惟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
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
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
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
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惟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
通言者渙以離散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
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
位也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以免
咎不私於應故為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王道自居

乃无咎

說易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得位尊而在中為渙之主者也渙
道既行散上下之否而陰陽交物情大通渙然浹洽發
號出令而民悅服故曰渙汗其大號天之陰陽交則雨
人之陰陽交則汗也渙王居无咎正位居中而為之主
也

白雲郭氏曰今出惟行弗惟反則號令之出其猶渙汗
乎一出不反之義也是以王者重慎之四五君臣合德
以渙天下之難其號大矣故渙之大號則王居之渙羣
之功則六四主之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今天下得君道
也故无咎六四主渙羣之功則宣力四方盡臣職也吉
孰大焉故元吉此君臣之義不同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有疾者閉塞不通陽降陰升浹於腠理否

者亨矣否乾降二坤陰升四降者成坎坎水洩於上下
汗出之象號令如之巽為號陽為大九五出號令者也
故曰渙汗其大號五至三體觀有風行地上省方設教
之象能發新命以順民上下交通險難解釋渙汗其大
號也渙時民思其主故王居正位乃无咎在官時安居
不能順動則有咎矣故禹別九州而終於冀湯勝夏而
歸於亳武勝商而至於豐王正位則渙散者知所歸矣
乾五為王艮為居止也得正則无咎然九五非六四之
賢與上同志安能發大號居其所而治哉易傳曰再言
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此則无咎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
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
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

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本義○渙汗其大號
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无意蓋人君
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自近而遠雖至
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
洩於四體也○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干毛
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
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散
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並語錄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於
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不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
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
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

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絕棄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雖與三應而遠處物外陰陽之所不爭名位之所不累全身遠害得散之義故血去逃出无

咎

白雲郭氏曰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之憂故渙其血去逃出而後无咎也逃遠也違難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於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

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本義○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无意蓋人君之號今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自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渙汗其大號號今當散如汗之出于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今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並語錄

上九渙其血去逃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伊川先生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不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

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絕棄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雖與三應而遠處物外陰陽之所不爭名位之所不累全身遠害得散之義故血去逃出无

咎

白雲郭氏曰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之憂故渙其血去逃出而後无咎也逃遠也違難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於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

同耳然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皆知濟難及保身之道也苟不能有道以濟天下之難又不能明哲以自保其身是皆凶悔之徒歟此蓋不必六爻有象而後知之故易之辭觀吉可以知凶由凶可以見吉斯得知微知彰之義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先儒讀渙其血作一句去逃出作一句以象考之當從先儒九二坎坤為血血者相傷之象渙五爻不應上九獨應六三六三近險見傷上九下應之上相易上復成坎而傷故曰渙其血言上三俱傷也上九能去六三遠出乎險之外自處以巽不陷於險則是去而遠害於義无咎逃遠也故曰渙其血去逃出无咎一本作去惕出巽為多白眼有惕懼之象然象曰遠害當從逃矣渙時以合渙為功上九居不用之地故遠害

无咎係於六三而不去其傷自取也若施之用事之地

則有咎仲由死於衛季羔避禍而去一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

此血謂傷害逃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

渙其惕則出也義本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六十三

